

一封珍贵的“照片信”

孙黎

安老师打来电话,说给我写了一封信。我一听,脑袋“嗡”地一下就大了,“啥?信?不用吧,安老师,有啥事咱就在电话里说吧!”其实,我真想说的话是:如今这个时代,谁还写信呀,连能不能收到都是个未知数呢。

电话那头,安老师依然很坚定,说:“有些事情还是在信里说比较清楚。”电话这头的我,真想问问是关于哪方面的事情,但听着安老师说话的声音,似乎他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,我内心的疑问最终没问出口。

安老师,姓安,名家正,是胶东半岛的知名作家、教授、史学家,如今已是耄耋之年,身患半身不遂,右耳失聪、右眼失明,但他坐在轮椅上依然坚持奋笔疾书。5年前,我因为

参加编纂一本志书,有幸与他结识(当时安老师为主编),并成为忘年交。

现在,得知安老师为我手写信稿,并让女儿帮忙邮寄,我的内心盈满感激。我明白,无论信件关乎哪方面的内容,都肯定饱含着安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指导。我脑海中甚至浮现出安老师伏案执笔的艰难身影:拖着病体,靠他那左眼仅存的一点点视力,一笔一画地落墨,一字一句地成行,用尽力气!这一帧帧画面闪过,如同岁月的拷问,瞬间让我眼窝潮湿。已经30多年没收过信件的我,在满心的期待中,急切着这封信的到来。

一周多时间过去了,信件杳无音讯。正当我急得多方查找邮递员联系方式时,安老师的老伴儿邹老师打来了电话,说邻居帮忙收取订阅的报纸时发现一封被退回的信件,说等回家后让孩子再重新邮寄给我。我这才

知道,安老师因为胆囊病症,住院手术治疗。我不由想起安老师那天打电话时的声音,原来他已病重!想到路途遥远,自己根本帮不上任何忙,我心里难受极了,更不想再给老师添任何麻烦了。得知邹老师有微信,我们加为好友后,我坚决不让老师再邮寄信件了,只拍照片,传过来就行。

安老师出院回家后,邹老师马上把信拍成照片,发给了我。无奈,80多岁的老人连拍几次,照片都是模糊不清,只好又等了4天,直到他们的女儿回家,才一页一页地拍成了清晰的图片。收到所有照片的我,看着上面那熟悉的笔迹,一字一句地读着,耳边仿佛同步响起安老师的声音,言之谆谆,意之殷殷,让我在写作的路上能够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,不浮躁,不趋利。

原来,安老师是第一次在报纸上读到

写的散文,欣慰之余,才决定给我写这封信的。信中,他十分“纠结”:一方面觉得应当给予我鼓励,让我写好散文;另一方面又怕鼓励可能变成误导,使我丢掉内心的清明而盲目乐观。当今散文这个领域实在过分拥挤,对于像我这种处在文学边缘化的写作爱好者来说,发表空间尤其少,所以写作心态很重要,摆不正心态,过程就会很痛苦。安老师希望我能够以平常心,把写散文的爱好看成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,不受功名之累;希望我能够依旧保持读书的好习惯,把写散文当成是修养自身的园地,在平淡的日子里不迷失自己。

一页页信纸,就这样变成了一张张照片。可翻看这些照片时,谁又能说,我不是在读一封珍贵的“照片信”,是我今生最铭心的“师训”。

秋日老幼

赵国培

秋风不经意间吹出
落叶铺成的小路
孩子们蹦跳出
串串真脚步
阳光下那些投影
不停顿紧紧追逐

街椅上的老人
笑漾慈眉善目
凝神望向远景色
造访九月神来笔触
而寻梦的孩子们
爱上金秋的旅途
摘采野菊束束

老人与孩子共享
秋日慷慨的恩赋
当目光相遇时
夕光下的美梦
结出丰硕
捧出美图

空生妙有

彭晔

陪文友拜访一位画家。文友吟出一句“半壁山房待明月,一盏香茗候知音”,画家感觉不错,当即挥毫。他先在右边画了一把壶,又在壶嘴画了一缕青烟,然后题诗其上。

文友惊问:好了?好了。山呢?房呢?明月呢?不需要!画家道。

文友迟迟疑疑地把画拿回去装裱,越看越觉得出乎意料的好。打电话给画家,画家这才告诉她,国画山水讲究虚实相生,虚是留白、放弃,有了大片的白,才能给人想象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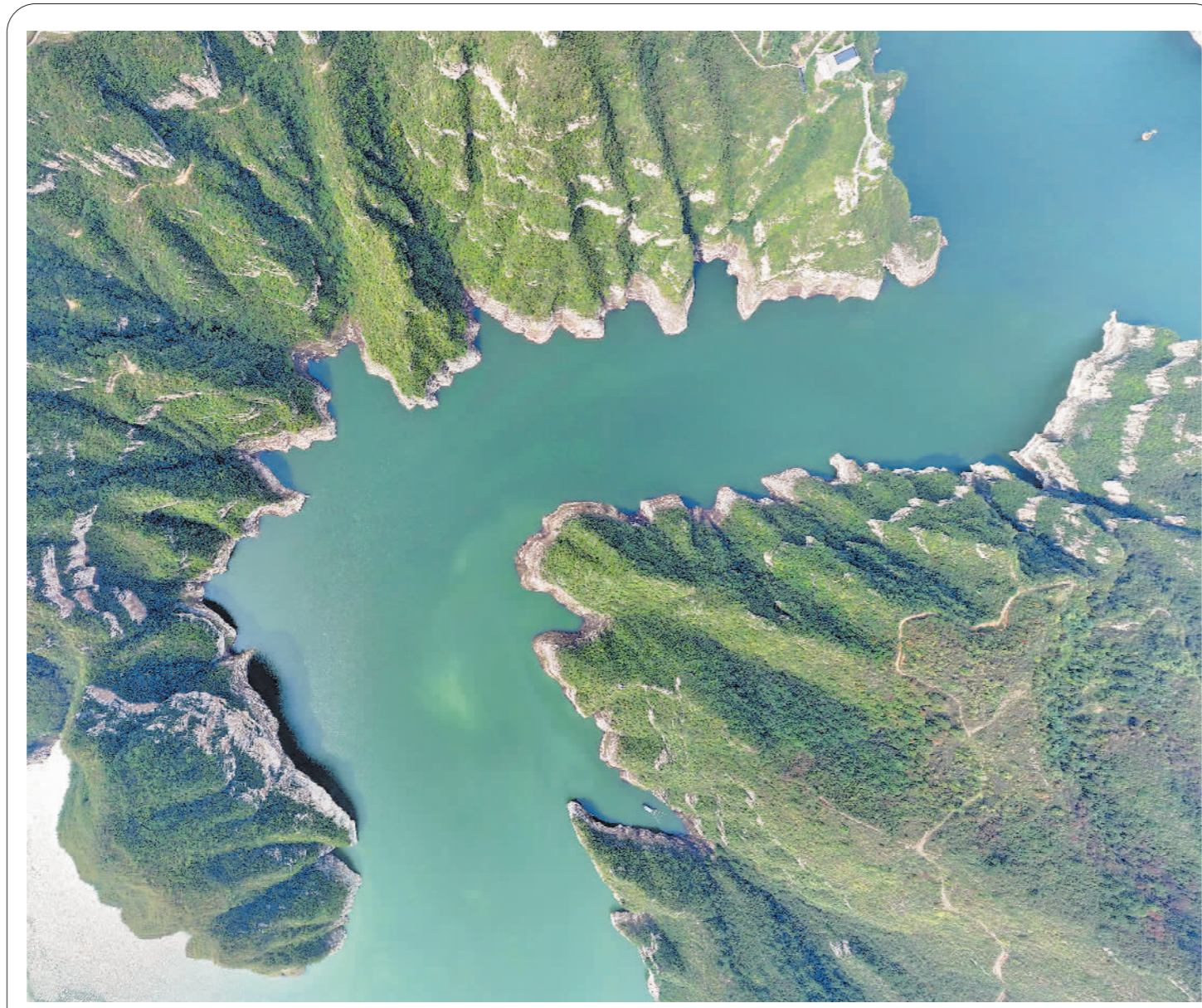
仔细想来,这种空灵虚静之境,不仅体现在国画中,也渗透在诗和音乐里。

一位懂乐器的老师说,不论金石丝竹,还是匏土革木,会发声的根本原因,正是因为它们中空。有了空,才有了空气的振动,有振动才能发声。

民间有谚:“过饱伤人,饿治百病。”佛门一日两餐,道家辟谷养生,都是讲究身体上的虚空。体空则意净,吃得少,自然有定慧。

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”,知识要每天学习,智慧则需要有空闲和发呆的时间。空谷幽兰,白云出岫,雾起山峦,雪掩大地,月照花林,汀上白沙,这些景致之所以美,是因为虚空。

迷恋一个词:空生妙有。很辩证,发人深思。原来世间无限的“好”,数不清的“有”,竟生于“空”。



这是10月8日拍摄的河南济源黄河三峡景色(无人机照片)。时值秋日,位于小浪底水利枢纽上游的河南济源黄河三峡景区,奇峰峻秀,碧波荡漾,构成一幅秀美壮丽的山水画卷。

黄河三峡 秋景如画

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

又爱又恨鬼针草

苑广阔

鬼针草,很多地方也叫“鬼叉子”“狗叉子”,身上带着两个叉子和毛刺,只要你挨着它,它就会紧紧粘到你的衣服上,可以说是一种讨人厌的“粘人草”。

从田间地头到路边水边,总能看到鬼针草的身影——往往成片出现,总是给人以生机勃勃、一派繁盛的印象。这正是因为它“粘人”,不管是人还是动物,只要被它粘上,就会把它带到四面八方,成为它开疆拓土的帮手。

鬼针草让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。记得我小时候跟着父母下地干活,每次碰到鬼针草,走在前面的人都会提醒后面的人:“有狗叉子。”

不过,乡亲们对鬼针草并不全是厌恶,而是爱恨交加。原因很简单,鬼针草是一味很好的中草药,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止泻的作用。以前村里有人得痢疾,家里人从路边随手拔来几棵鬼针草,清洗干净,切断加水,熬煮成汤,喝下后往往就会药到病除。

鬼针草也分很多种,有叶片和柳叶相似的柳叶鬼针草,有开黄花的羽叶鬼针草,还有开白花的花鬼针草。不管是在我的北方老

家,还是我现在生活的南方,最常见的都是白花鬼针草。

我有一个业余喜欢研究植物的朋友,每次外出观赏、采集植物,对于鬼针草、苍耳等等喜欢“粘人”的植物,从来不躲避。他有时候甚至还故意去鬼针草丛走一圈,直到裤脚上、鞋子上沾满了“狗叉子”才罢休。

我问:“等回家往下摘,多麻烦啊。”朋友笑着说:“让它们粘到我的裤脚上、鞋子上,无非就是想让它们多陪伴我一会儿。回家把它们摘下来,则算是一场我与自然的短暂告别。”

多么诗意,多么浪漫的回答啊。

离开图书馆时,他悄悄告诉我,自己认真准备了几幅画,打算参加杂志上的科学幻想绘画作品比赛。我不由得问:“如果真的获奖了,你会告诉妈妈吗?”他骑上单车,回头哈哈一笑:“不告诉,自己一个人高兴也很好。我就是喜欢画画……”

彼时,阳光正好落在他装满了画画资料的背包上。我并不知道这个十几岁的胖男孩,在绘画之路上能走多远,但我感觉,他也是一个“肩上有风”的孩子。

我喜欢一直走在路上,喜欢不管到了多大年龄都可以追梦的感觉。人到中年,我的肩上有风。

十月的田野

(组章)

张少恩

寂静之美

中午,我去了城南的明湖,静谧的湖面上,点点的野鸭子用漪涟拉网。

它们自由自在,我经过那里时它们视而不见。我希望它们飞起来。飞起来才好看,振翅如扇舞。我大声吆喝,野鸭子不理不睬,分明是宣示对这片湖水的自主权,又仿佛是在说:先生请躲开,不要在此恶搞!

我的喉咙又玩起了尖叫的把戏,接着是模仿激烈的狗吠,但野鸭子闲庭信步,它们缓缓地湖心移动,远离我的虚张声势。

突然,我感到自己的可笑——这片湖水是野鸭子的家园,它们天天在这里荡着双桨,出没在风浪里。我停止了吆喝和怪里怪气的叫喊。

沉默复原了辽阔。飒飒的芦花说着秋日的寂静之美。

我是一株奔走的稻子

我像中了瘾——每天都要去大河北岸感受辽阔,身子骨颇感舒畅。

大地令我信服——繁荣与枯萎,高贵与卑贱,在那里得到完美的统一。春雨惊春,夏满芒夏……二十四节气如辐辏旋转。

庄稼人都懂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。

现在,稻子已回到了村庄,田地只剩下空旷。而我没有了中止奔赴的脚步,天天都爱在这片土地上徜徉——回味稻子的气息,呼吸土地的芬芳。

我是一株奔走的、回旋的、摇曳的稻子,始终对土地感恩。秋风越来越冷冽。用不了太久,这片辽阔之地将被蓬勃的大雪借用。

但我的探访不会中止,这里依然会有我深深的脚印。

回到丰收的现场

光荣的使命引领秋天的进程。火焰的歌声回荡在每一个枝头。大地硕果累累,流光溢彩。仰望天高云淡,身在万山红遍。南飞的雁阵如结实的麦穗。秋收大忙,农民压缩梦乡,伸长劳作的时间。夏日里闲散的身子,游走的脚步和粗糙的大手,都回到了丰收的现场。

秋天我的胃口大开

麦田上空飘香的云是洁白的面粉。我回味起原丘的面包,烘焙的作坊,各式各样的点心。

秋天我的胃口大开,食欲旺盛。丰饶的果实让味蕾奔走相告。我爱土地上光荣而喜悦的果实,也爱果实下面的沃土。

秋天,我从任何一种事物上都能发现美和爱,信赖和忠诚。

有爱的生命是最美的存在

黄蜂贴近了黄秋英,胡枝子也跟了过来。夕照在树上和山岗上镀金。风中的寂静弯曲。两只蝴蝶手拉手御风而行,暗下来的事物也有缤纷的回忆。

燕子借最后的微风在田间拉网,它灵性的翅膀已感知到一场风雨。菊芋如高烛闪耀着大地最后一缕余晖。幽昧的夜披着大篷往时光的深处去。

相信世界和玫瑰的人,总能嗅到爱的芬芳。大地是一架钢琴,永远回荡着命运的交响曲。有爱的生命是最美的存在。

跟自己跑步

周稀银

一路桂花香,让今天的晨跑又多了滋味,尽可贪婪地深嗅远吸。

这是我跑步软件上第426天的一次近足,也是断断续续晨跑20多年的一天的境况——每天跟自己跑步,早已超越了强身防病的愿景。

距离以五公里为底线,至于后面跑多跑少,取决于心情和时间;每小时配速六分钟左右,至于到底是快跑还是慢跑,起始均无定数,权且自己把控。跑过二十多场半马,但全马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吗?还需自己跟自己商定。

心里有跑步,那就得早睡早起。当换上速干衣和跑鞋,戴上止汗用的长舌帽,你立马就会像一个穿上作战服背着装备即将远征的战士。迎着朝霞踏上公园里的跑道,你就成了一张弯弓配一支利箭,蓄势待发;起步后你仿佛又是一股劲风一支劲旅,那阵势不输千军万马;你就是与自己跑步,每一步都需要你落地有声,任何一个目标差半步则不达。

不管你是一人出发,还是与人同跑,抑或跌跌撞撞冲进浩浩荡荡的马拉松大军,跑步若旅行,所有的旅程终究是你一个人的世界,强弱输赢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已出发,没有退路,却又由来路。任何人取代不了你的距离与配速,任何人也阻碍不住你的从容和执着。只要心中有场长跑,哪怕是弹丸之地亦能完成;一旦没了方向和活力,即便给你一个运动地球,也会被你辜负。

当脚步有如“水上漂移”,脚底板便与跑道滑出平行移动轨迹,有如磁悬浮列车,不论快慢高低,你会体验到身心分离的亢奋,当脑子里满是天马行空,那早已进入了精神遨游的世界。所跑之处皆是风景,哪怕早已踏遍千回万回;所想之处漫无目的,却是在与万个自己独处……

因为要跟自己跑步,你会远离酒桌牌桌,疏离无聊的社交,随时随地随性出发,不为远方的缥缈与无奈,选择眼前的起步和加速,卸下负累,轻装上阵;身有所付,心有所至。

肩上有风

张军霞

早晨上班,在路口转弯时,遇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他穿着轻便的骑行服,踩着一辆山地车从我前面呼啸而过。

是的,我找不到比“呼啸”更合适的词来形容小伙子当时的状态。他的衣服被风吹得高高飘扬,而他藏在头盔下面的脸那么年轻,笑容灿若朝阳。这是一个多么喜欢骑行的小伙子呀,我忽然想起北岛的诗句:“我的肩上是风,风上是闪烁的群星……”

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这首诗的含义,我固执地以为,一个人只有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,才可能“肩上有风”。

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图书馆,有时看书,有时写稿。有时,我会遇到一个胖胖的男孩。他每次到图书馆来,总是到杂志区找最新的美术期刊,坐下来埋头又抄又写又画。有一次,他带的黑色水笔用完了,可是资料还没有抄完,脸上露出很懊恼的神情。我把一支笔递过去,他开心地一笑,从背包里摸出草莓味的口香糖递过来。我们就在这一接一递之中成了忘年交。

后来,我知道这个男孩就读于一家私立中学,每隔十天左右学校放一次假。而他在努力向妈妈争取来的半天自由时间里,都会偷偷跑到图书馆来看与美术有关的资料,也会趁机画自己喜欢的漫画。之所以是“偷偷”,是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美术,

但妈妈一直强烈反对,认为只有好好学习才是正道,多次拒绝他要在课余报美术班的请求。

“妈妈不支持,我只能自学喽!”他说。一听到我表示想看看他的画,小家伙的眼睛立刻开始放光,他从背包里掏出厚厚一摞素描画,我一张一张看过去,有风景也有人物,虽然我并不懂美术,但看得出来每张画都画得很用心,有些还加入了科幻元素。我一边翻看一边惊叹:“画得这么好,你给妈妈看过吗?”他摇摇头:“妈妈看到我的画都会撕掉,这个装着画画材料的背包平时都得藏在同学家,根本不敢带回去……”

尽管聊到妈妈时他一脸黯然,但话题一转到画画上,他立刻就变得神采飞扬。那天